

季羡林 散文全集

季羡林◎著



季羡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 散文全集 目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羨林散文全集. 3 / 季羨林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639-4591-7

I. ①季… II. ①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8458号

季羨林散文全集

著 者: 季羨林

责任编辑: 符彩娟

封面设计:  同人文化传媒 · 书装设计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4591-7

定 价: 168.00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目 录

小山集

序·····	3
洛阳牡丹·····	6
记周培源先生·····	8
我和北大图书馆·····	11
老 猫·····	13
到达印度·····	21
寿作人·····	25
火车上观日出·····	30
延边行·····	33
小引·····	33
我在延吉吃的第一顿饭·····	34
延吉风情·····	37
美人松·····	40
观天池·····	43
园花寂寞红·····	48
幽径悲剧·····	50
人间自有真情在·····	54
逛鬼城·····	56

我写我·····	61
游小三峡·····	63
两个乞丐·····	68
哭冯至先生·····	71
我与《世界文学》·····	77
二月兰·····	79
我的书斋·····	84
忘·····	86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90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94
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	96
怀念乔木·····	98
咪咪二世·····	104
新年抒怀·····	106
悼组绀·····	112
喜鹊窝·····	117
赋得永久的悔·····	122
曼谷行·····	127
初抵曼谷·····	127
报德善堂与大峰祖师·····	130
郑午楼博士·····	133
郎静山先生·····	139
华侨崇圣大学开学典礼·····	141
鳄鱼湖·····	145
帕塔亚·····	150
一只小猴·····	153

东方文化书院和陈贞煜博士·····	154
奇石馆·····	158
悼许国璋先生·····	162
我的朋友臧克家·····	168
附 1993 年 5 月 31 日日送德国友人	
赵林克悌乘救护车赴医院·····	170

百年回眸（一）

咪 咪·····	173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177
1995 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181
听 雨·····	183
寸草心·····	186
大奶奶·····	186
我的母亲·····	187
我的婶母·····	189
我的妻子·····	190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193
我眼中的张中行·····	198
汉城忆燕园·····	204
回忆陈寅恪先生·····	209
我的第一位老师·····	219
三个小女孩·····	223
回忆汤用彤先生·····	229
听 雨·····	236
同仁医院·····	237

在病房中	237
清塘荷韵	241
我和北大	245
虎年抒怀	249
芝兰之室	254
悼念邓广铭先生	256
梦萦红楼	260
喜 雨	262
漫谈散文	265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271
百年回眸	274
记张岱年先生	277



小山集

《小山集》收录了作者 1991 年至 1994 年所写的散文，集末附录还收录了作者的一首诗《1993 年 5 月 31 日目送德国友人赵林克悌乘救护车赴医院》。

序

《万泉集》问世以后，我写的散文小品又已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可以编定一个新集子了。于是委托李铮先生搜集、整理，以便编成集子。有新集子就必须有新名字。我有一个习惯：用与自己有关的地名为集名。但是，在燕园中，与自己有关的几个地名都使用过了。几番考虑，想到住房楼旁的小山。北大有一个“未名湖”，“未名”者，尚未命名之谓也。但是，时间一久，“未名”就成了湖名。这一座小山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文人学士给它起名字，连“未名”这个名都没有，遑论其他。我自认对这一座小山最了解。在我的生活中，它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它占的地位更重要。在我眼中和心中，它是活的，它能同我说话，对我它能表达感情。它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是有灵魂的。我们俩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出集子，想起一个名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非小山莫属了。

附上一篇《小山赋》，以见一斑。

小山赋

说它是山，
它不是山；
说它非山，
它又是山。
四五米高，
六七米宽，
东西长约三十米，
看上去并不太短。

既不蜿蜒，
也不巉岩；
又似蜿蜒，
又似巉岩，
俨然矗立在两楼间。
东头一棵苍松，
西头一棵翠柏，
树龄都在三四百年。
中间一棵榆树，
枝柯刺青天。
冬雪皑皑，
夏日炎炎，
秋天黄桷被霜染。
只有初春，
景有独艳。
繁花遍地，
碧草芊芊。
一夜东风送春暖，
遍山开满了二月兰。
四时风光不同，
我则故我依然。
看书眼酸，
写作神倦，
小山能解我乏，
每常一日五盘桓。
它伴我痛苦，
它陪我狂欢，

看我送走了几个亲眷，
伴我多少个长夜无眠。
我眼中的小山是朋友，
我心中的小山是伙伴。
说它是山，
它不是山；
说它非山，
它又是山。
山不在高，
有仙则显。
这里只是渺予一人，
哪里来的神？
哪里来的仙？
它只是平凡又平凡，
它平凡到超过蓬莱，
它平凡到超过三山，
它平凡到超过大千世界三千。
只有我一人了解其中意蕴，
我的小山，
我的小山。

1993年12月18日

洛阳牡丹

“洛阳牡丹甲天下”，这一句在中国流行了千百年的话，我是相信的，我是承认的。但是，我以前从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的真正含义，自己并没有完全了解。

牡丹，我看得多了。在我的故乡，我看到过。在北京的许多地方，特别是法源寺和颐和园，我也看到过。牡丹花朵之大、之美，花色品种之多，确实使我惊诧不已。我觉得，唐人咏牡丹的名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约略可以概括。牡丹被尊为花中之王，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什么叫“国色”，什么又叫“天香”，我的理解介乎明暗之间。

今年四月中旬，应洛阳北京大学校友会的邀请，我第一次到了洛阳这座“牡丹之城”。此时正是洛阳牡丹花会举行期间。今年因为气候偏冷，我们初到的第一天，连大马路旁开得最早的“洛阳红”，都没有全开放。焉知天公作美，到了第二天竟然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仿佛那一位大名鼎鼎的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又突然降临人间，下诏牡丹在一夜之间必须开放，不但“洛阳红”开得火红火红，连公园里那些比较名贵的品种也都从梦中醒来一般，打起精神，迎着朝阳，一一开放。

我们当然都不禁狂喜，在感谢天公之余，在忙着参观白马寺、少林寺、中岳庙和龙门石窟之余，挤出了早晨的时间，来到了牡丹最集中的地方王城公园，欣赏“甲天下”的洛阳牡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洛阳牡丹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光看花名，就是几十上百种，个个美妙非凡，诗意盎然，我记也记不住。花的形体和颜色也各不相同，直看得我眼花缭乱，目迷五色。我想到神话里面的百花仙子，我想到《聊斋志异》里面的变成美女的牡丹花神，一时搔首无言，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昨天夜里，我想到今天要来看牡丹，想

了半天，把我脑海里积累了几十年的词藻宝库，翻箱倒柜，穷搜苦索，想今天面对洛阳牡丹大展文才，把牡丹好好地描绘一番。我真希望我的笔能够生花，产生奇迹，写出一篇名文，使天下震惊。然而，到了此时此地，面对着迎风怒放的牡丹，却一点词儿也没有了，我的“才”耗尽了，一点儿也挤不出来了。我想，坐对这样的牡丹，对画家来说，名花的意态是画不出来的；对摄影家来说，是照不出来的；对作家来说，是写不出来的。我什么家都不是，更是手足无所措了。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有一段话：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我对牡丹花真是一往情深。我觉得，值此时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喊上几声：“奈何！奈何！”

洛阳人民有福了。中国人民有福了。在林林总总全世界的无数民族中，造物主——假如真有这么一个玩意儿的话——独独垂青于我们中华民族，把牡丹这一种奇特而无与伦比的名花创造在神州大地上，洛阳人和全中国的人难道不应该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吗？在王城公园里拥拥挤挤围观牡丹的千万人中，有中国人，其中包括洛阳人，也有外国人，个个脸上都流露出兴奋幸福的神情，看来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牡丹也是如此。在洛阳，在中国的洛阳，坐对迎风怒放的牡丹，我不应该只说：洛阳人民有福了，中国人民有福了，而应该说，全世界人民都有福了。

我觉得，我现在方才了解了“洛阳牡丹甲天下”这一句话的真正含义。

1991年5月15日病后写

记周培源先生

如果论资排辈，周培源先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说话为什么这样绕弯子呢？原因是，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周先生是清华教授。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系，而周先生则是物理教授，并无任何接触。只是有时在校园中林荫路上看到周先生伛偻走过而已。当时教授在社会上地位极高，待遇优厚，而且进可以官，退可以学。在我们青年学生眼中，望之如神仙中人。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理科归入北大，周先生自国外归来，参加了北大的工作。间有机会同他一起开会。但仍然由于行当不同，而从无过从。我对周先生的了解同二十多年以前相比，增加得微乎其微。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从别人对他的评论中，我渐渐发现，周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我真正认识周先生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是在“十年浩劫”中。浩劫开始时一阵混乱过后，“群众组织”逐渐合并成两大派，这与全国形势是完全相适应的。两大派一个叫所谓“天派”，一个叫所谓“地派”。北大的两大派的名称是“新北大公社”（天）和“井冈山”（地）。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这两大派都搞打砸抢，都乱抓无辜，都压迫真正的群众，真正是难兄难弟，枣木球一对，无法评论其是非优劣。但是从北大的具体情况来看，领导新北大公社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在运动初期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经过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算是平安地过了关。虽然仍然被工作组划在“临界线”上，但究竟属

于人民内部，满可以逍遥自在了。

但我是一个颇爱打点抱不平的人，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于这一位“老佛爷”的所做所为，我觉得它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我也并不真懂什么是“革命路线”。我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我便有点“蠢蠢欲动”了。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且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的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后来，“老佛爷”大概对周先生这样一位有威望的教授起来反对自己极为不安。于是唆使亲信对周先生大肆攻击。“十年浩劫”中对立派之间罗织罪名，耍弄刀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老佛爷”对周先生当然更是施出了全身解数，诬陷污蔑。我得知，周先生参加的组织竟也为周先生立了专案组，调查他的一生行动。我当时真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此事周先生恐怕至今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不想责怪任何人。大家都是在形势所迫下进行思考，进行活动的。

我呢，我也上了牛劲，终于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

有一天，我奉到牢头禁子（官名叫“监改人员”）之命，不要我出去参加劳动，要我在棚里等候批斗，不是主角，是“陪斗”，等于旧社会的“陪绑”，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对于被批斗，尽管我已是“老手”，什么呼口号，喊“打倒”，发言批判，满嘴捏造，我能够坐在“喷气式”上置若罔闻；但是，坐“喷气式”，挨耳光，拳打脚踢，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有人往脸上

唾而又唾面自干，我却还真有点不寒而栗。当牢头禁子，带着满嘴的“国骂”向我下达命令时，我心里真有点哆嗦。我已失去一切自由，连活着的自由在内，我只有低头应命，如坐针毡似的等在牛棚里。

但是，一直到中午，也没有人来押解我。后来，有的难友悄悄告诉我说，“老佛爷”夜里抄了周先生的家——尽管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老佛爷”也胆敢违抗——周先生大概事前得到消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被“揪”住。“老佛爷”的如意算盘是，揪住以后，大规模批斗，知道我同周先生的关系，才让我陪斗。我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周先生真被“揪”住，批斗起来，其声势之猛烈，概可想见了。在当天下午被押解着出来劳动时，我看到地上、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猿”一类的口号，想见“老佛爷”等辈咬牙切齿之状。

浩劫的风暴逐渐平静。我听说，中央某一个领导人向周先生提了意见，周先生在某一个场合做了点自我批评。这可能只是传闻，确否我不敢说。至于我，没有什么人提出意见，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我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风暴过后，我同周先生的接触多了。我们从来没谈过我上面说的那些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周先生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风范却日益引起我的敬佩，是我一生学习的好榜样。

前两年，周先生曾重病过一次。然而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又忙忙碌碌地从事各种活动了。我现在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两句话来为周培源先生祝愿：“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1991年10月5日